

星座流行的分析—非理性文化的批判

瞿海源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

genesis@sinica.edu.tw

一、占星術和星座與科學的爭議

科學界反對占星術

一九七五年美國 186 科學家，18 位諾貝爾獎得主，在 the Humanist 期刊上發表反對占星術的聲明，這個聲明至今仍受到重視，在網際網路上目前有 1080 篇網頁在討論。在聲明中，這些科學家指出「那些相信占星術的人應該知道占星術的說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他們強調古代的占星者對地球到各行星和其他星球等距離並無概念，而現代科學家已經能夠同時也已經計算出這些距離。從行星或遠方的星球對地球產生的引力及其他的效果極為微小。認為星球和行星會對人出生時發生影響甚至決定人的未來，是錯誤的。遙遠的星星會在某些日子或時期有利於特別的行動，或是出生時的星座決定個人與他人相合或不相合都是沒有根據的說法。科學家們也憂心媒體推波助瀾的傳布星座的資訊，他們指責著名的媒體，包括報紙、雜誌和書籍如此傳布星座信仰會造成不理性和含糊籠統的心理。至於現代的民眾為什麼會相信占星，他們認為是在不確定時代裡，人們企求在做決定時能有所依循，占星命定的說法對某些人就會產生作用。科學家強調「我們必須面對世界，而我們也必須知道我們的未來由我們自己來決定，而不是由星星來決定」(the Humanist 1975 35(5):4-6)。

一九九四年，自然 (Nature) 周刊，主編指出「占星術實際上就是一派胡言：有關星座的說法完全不正確。並沒有證據顯示行星會影響人類行為」(Nature, 1994.3.17:185)。到底星座對人類行為乃至命運有沒有影響，既然占星者宣稱有影響，就成了科學實證的問題。

2001 年法國和印度的兩個爭議

在法國，科學家最近抗議巴黎 Sorbonne 大學頒發社會學博士學位給占星家 Elizabeth Teissier。科學家擔心這位前總統密特朗的占星顧問會利用她所獲得的學位去支持大學承認占星學為一個正式的學術領域。天文學家，同時也是法國科學資訊協會會長 Jean- Claude Pecker 和四位法國諾貝爾科學獎得主計畫寫個人信件給教育部長表示反對。(Nature 2001)

從網上查知 Teissier 的論文題目是 A situação epistemológica da astrologia através da

ambivalência fascinação/rejeição nas sociedades pós-modernas",中文題目是「透過迷戀／排斥的矛盾心理來探討後現代社會中占星學的認識論問題」。如果是這樣，似乎主題應該還是社會學的，而不是占星學的。如此看來，科學界對於像占星學這樣的偽科學還是很敏感的。2001 年 6 月 2 日紐約時報報導巴黎大學一位社會學講師 Judith Lazar 在法國 Le Figaro 報抱怨說反對者連論文卻沒看就批評是不對的。不過，Teissier 的指導教授 Michel Maffesoli 據說就是對死氣沈沈的社會學有意見，認為有創意的課題可以帶來一些新氣象。社會學家杜罕（Alain Touraine）則說這是韋伯和涂爾幹之間的對立，和 Teissier 無關。他指出韋伯強調所有的結論都應該有客觀的證據。似乎 Teissier 的論文可能沒有提供充分的客觀證據。

在印度最近更發生科學家更大的抗議，印度大學基金委員會在 2001-2002 學年度核定補助大學設置占星學學士、碩士、和博士班，提供各校五個教職名額、一個圖書館、電腦室和星座資料庫。有趣的是這個建議案是由印度的科技部長也是教育部長，Murli Manohar Joshi，所提，Joshi 本身是一個物理學家，他相信科學眾所尋求的所有答案都被埋在古梵文的吠陀經和 Upanishads（吠陀哲學經典）。印度重要的科學家譴責這個決定，認為該是讓偽科學和迷信獲得學術正統的地位，有些科學家也認為這對印度科學的信譽是一種打擊。國家科學院已表示強烈的反對，不過政府並無軟化的跡象。

同時，據估計，在大約兩百所大學中，可能會有三十五所大學跟進。

細胞及分子生物研究中心的主任 Pushpa Bhargava 說：「在純科學研究的經費受到影響的狀況下，實在沒有理由花費巨額經費到吠陀占星學這樣的偽科學上面」。相對的大學基金委員會主席 Hari Gautam 卻說占星學夠資格是一種科學，他認為這個主題需要探討、調查和研究。兩位大學基金委員會的委員，S.K. Joshi，一個物理學家也是前科學及工業研究委員會的主席，以及新德里尼赫魯大學分子生物學家 Sipra Guha-Mukherjee 都同意這個計畫，而發展印度第一個超級電腦的科學家 Vijay Bhatkar 也公開支持。

科技部祕書長 Valangiman Ramamurthi 說：「無疑地這個決定就等於正式承認占星學是一片科學，我不想說這是對還是錯，但是假如有人向我提出有關占星學的研究計畫，我們會先評估計畫本身有沒有科學的意義，再決定是否資助」。（Nature 411: 227; 2001）

印度這個資助大學設置占星學課程乃至等同於承認占星學為科學的政策，顯然對世界占星學的發展以及對科學的影響是非同小可的。支持這個計畫並主導促成等並非傳統的印度占星學者，反而是印度科學界的領導階層，雖然反對的也是很有地位的科學家，但是不但目前得勢的一方是支持占星學研究的科學家，同時更重要的是這些科學家本身挺身支持占星學的效果。根據簡單所有長的報導，我們無法深入了解印度科學家支持和反對占星學研究的更詳實的情況。例如，M. M. Joshi H 所說科學眾所找到的所有答案都被埋在吠陀經典中，到底是什麼意思？是指星象方面的，還是真的指所有的科學發現？是指吠陀經典蘊涵了許多科學的知識？古印度科學文明超過了現代？貳只是說古印度科學文明值得探討？或是支持者本身相信占星術，認為占星術本身就是值得肯定的科學？

占星學若是一門科學--驗證星座與人格及職業間的關係

占星學一直不被科學界所承認，印度政府這樣的決策顯然和西方先進國家很不相同，法國 Teissier 的案子主要還是看出來西方科學界不承認占星學的基本態度，而 Teissier 個案也不能算是占星學被舉行界所承認的證據。Goldberg (1979) 論稱占星術是「科學的」，因為占星術確實預測了個人人格傾向與星球之間的相關。而這種關係應該是可以驗證的。但是占星術所提出的各種假設，幾乎全都不成立。其實占星者和許多研究者也都試圖透過科學的方法來檢證占星預言的正確性。

星座與人格特質的關係

加州大學的 Bastedo 教授在一九七八年經由加州大學調查研究中心，調查了一千個人，發現在三十三個依變項當中並沒有和星座有顯著的相關。他的結論聲稱流行占星術的許多說法是不成立的。被占星者倚重的高葛林 (Michel Gauquelin) 火星效應的說法一直爭議未休，而高葛林在一九八二的一項研究，收集了二千位歐洲成功的專業人士的個人傳記式的人格特質和星座的資料，結果在人格特質和星座之間並無相關存在 (Gauquelin 1982)。Russell 和 Wagstaff 在 1983 年於利物浦大學和新堡大學對 350 位大學生進行調查研究，發現太陽星座和在艾森克人格測驗而顯示的個人外向及神經質並無相關。一九八二年 Saklofske, Kelly 和 McKerracher 的論文指出在紐西蘭 241 位接受研究的大學生當中，學生的星座和外向、神經質和精神症之間並無顯著相關。

星座與職業

McGervey 在一九七七年的論文中，從美國著名科學家名錄 (American Men of Science) 以及美國政治名人錄 (Who's Who in American Politics) 收集到 23109 人的出生日和職業，總計分析結果顯示星座和職業面向沒有任何關聯。Dean, Kelly, Rotton 和 Saklofske 在一九八五年的論文中，指出 Alan Smithers 在衛報上 1984 年發表系列報告稱從英國普查資料中，收集了 1461874 男性和 842799 女性的出生和職業資料，經過 15 位占星者連同占星協會會長，來預測某些人的職業，結果在若干例子中，有超過平均數的人被預測對了。但是 Dean 等人重新分析指出，如果將社會階級和自我選擇的因素考慮進去，不以星座做預測也還是可以解釋。於是，自我歸因 (self-attribution) 應該是最合理的解釋。

人們為什麼會相信占星或星座的說法

在探討人們為什麼會相信占星或星座的說法時，McCoy 指出只要用讓人印象深刻的「科學」術語來陳述，人們就會相信 (1985)。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占星者，或是談星座的人都喜歡強調科學家如何證實了他們的某些觀點。根據我們對九位占星者的訪談，他們也多有這種傾向。但是很重要的一個情況是，他們在舉科學的證據時卻含糊其詞，並不能明指是那一個科學研究者的那一個研究，只是說法國科學者曾經證實什麼什麼，到底是什麼也多語焉不詳。可是很明顯的，他們試圖以科學家的話來取得人們的信任。Mermin (1998) 指出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很容易會誤讀彼此的研究著作，特別是在占星方面。換言之，我們可以看到占星者似乎是最常曲解科學發現的。因為占星者基本上多沒有科學的訓練，可是他們又喜歡找科學家來

背書，因為是拿科學證據來支持自己，就很容易以曲解的方式來達成目的。

Koptas (1987) 在波蘭的研究指出，人們比較對科學研究的具體結果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感興趣，但對如何獲得這些研究結果的細節沒什麼興趣。於是科學家和一般人之間就存在著知識的落差，這樣使得人們容易接受那些運用科學術語的新神祕主義。對另類醫療、第六感、占星術的信仰就是這波非理性主義的指標現象。值得注意的是，在波蘭是農人和老人不相信針灸，而最相信的卻是受過技術訓練的專家。Feher (1992) 在美國紐奧連斯的調查發現，高教育程度高收入的人比較相信占星。

Glick (1986)在「自證預言：占星信仰的心理」一文中，指出人代通常會找尋可以肯定自己所提假設的證據。也就是傾向於找一些證據來證實自己所提的假設，對於那些與假設不合的證據就加以忽略，甚至視而不見。就以這篇論文收集文獻的過程也還可以看出這樣的傾向。我們在正統的人文社會科學書刊上找資料，其實這些研究，正如我們到目前為止所提的證據，多半是段占星的。有時我們碰到反對占星的我們會比較興奮，對少數支持占星的研究結果，就會加以輕視。不過，客觀來講，我們透過社會學摘要而找到的論文絕大部分確實是提出證據來否定占星的預測。Glick 認為只取肯定自己假設的策略是造成占星信仰流行的重要因素。占星者式喜歡談星座等人確實有更強的習慣只提有利於自己說法的「證據」。占星的書多半並不理會，更不會引用反對占星術的研究證據，也可以說占星者最擅長的就是自圓其說。甚至可以說占星者在學習過程中，就是學會這套本領。

Adorno 對占星流行的研究與把批判

Adorno (1974[1994]) 曾經就洛杉磯時報星座專欄進行研究，寫了一篇「群星降臨」的長文 (the Stars Down to Earth)，這篇論文在 1974 年出版，後來在一九九四年被收到一本書裡，這本書就以這篇文章為名，再加上「與其他論文化中的非理性論文」(and other Essays on Irrational in Culture)。Adorno 確認占星術就是一種非理性的文化現象，同時他試圖就社會及心理層面加以分析。他認定當時占星在歐美確實有流行的情形。他表示對占星術本身沒有興趣，而是對占星流行這樣的社會現象覺得有必要加以研究。占星專欄書刊的大量增加主要還是要了解是否相當數量的人對占星有所感受。人們這種感受遠比占星術本身要值得研究。透過對占星流行的研究主要是在發掘若干社會趨向的「癥狀」(symptom) 以及這個社會所擁有的心理趨勢。

在分析過 1952-53 洛杉磯時報 Carrol Righter 占星預測專欄後，Adorno 首先提到的解釋概念，是依賴性。洛杉磯時報占星專欄其實先就假設讀者依賴的需要，甚至這種需要是被有意加強而又加以剝削的。在組織的社會 (organized society) 的歷史裡，大多數的人本來就是依賴的。現代的社會愈來愈複雜，無數的組織都牽制了個人，趨勢愈來愈強，而又無法全然理解。甚至現代人的休閒時間也愈來愈受到社會的控制，社會裡流行的非理性文化，包括占星也容易被人們接受。

人們相信那些騙人的預言 (prophets of deceit) 不但是因為他們的依賴感以及依賴一些更高更終極的力量，也是因為他們自己不願意承擔壓力。占星術就是這種情形，也就顯示了人們的依賴。人們在認知到自己難堪的依賴時，也正表示自己的無能、於是多半就會把這種無助的依賴和無能投射出去，會說是華爾街的陰謀，是「星座」。占星名家經常就在操弄人們的依賴性，有時更是過度玩弄。有趣的是，許多相信占星術的人倒不是真的那麼相信，他們常

常對自己的信仰有著一種任性和半諷刺的態度。對占星術不是簡單的依賴而已，實際上是依賴已經是意識形態（an ideology for dependence），它使得痛苦狀況因此而比較可以忍受、。

人們覺得每樣事情和每樣事都相連，他們無法逃脫，但在同時整個機制又很複雜，人們也沒法了解其存在的理由，他們懷疑這個封閉的有系統的社會組織並不真正能滿足他們的需求。而占星術和極權政治就聲稱有簡單的辦法提供所有的解決和答案。把複雜的機制他約為簡單而機械的推論。即使是心智正常的人也難免會接受這類幻覺。

現代社會雖然進步，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似乎就邁向自我毀滅。世界似乎到某個時候就會全然爆炸毀滅，個人卻無能為力。人們普遍存有命定不安的心理，占星可就以「假理性」的形式，排除人們的焦慮不安。非理性的占星術其實是放火時就準備好滅火。

占星術本身並沒有超越性的信仰（transcendent faith），對神的崇拜被對事實的崇拜而取代。占星術相信星座會影響人與社會，是相信那就是事實。Adorno 認為即使這是事實，那麼天上的星球為什麼以及如何來決定人類的生活（human life），占星術卻從來沒有解釋過這樣的根本問題。

天文學和心理學在現代科學發展過程中，各自獨立，天文現象和心理現象彼此不相關聯。占星學就是把這兩個不相關聯的連接起來，也就只能用非理性的方式和知識來達成。

這種以武斷的方式將不關聯的連接起來（the arbitrary connection of the disconnected），現代科學知識很容易就可以將之解開，但是對一般人而言，這類科學知識還是相當奧秘。相對的，占星術這套奧秘的知識倒是容易學習，也就流行了起來。其中主要還是現代人的似有知而實無知（semi-erudition），人們看起來有知識，卻也相當無知。現代知識工作的分工（division of intellectual labor）也減弱了人們整合和分析的能力。占星可就容易乘虛而入。

占星可就和電影和電視的流行一樣，是一種商業剝削（commercial exploitation）。占星術的意識形態和現代商業利益很容易結合。服從和順從是占星的先驗條件，這種意識形態其實已經整合威權人格的意識形態中。占星術倡導星座主導人生，如有什麼負面的狀況都可歸諸於遠方星座。也和現代的流行文化產業一樣，主要在馴服人們接受權力的現況。占星也具有妄想的特徵，和納粹和共黨運動有相似的特徵。占星流行是整體社會逆退（retrogression）的癥狀，顯示無意識地企圖導引而強化社會控制，本身最終是非理性的。

Adorno 對占星的詮釋和批判大約可以摘記如下：嚴密組織的社會、自我毀滅的世界、商業剝削機制、威權妄想性格等結構因素遂行社會控制，個人無所逃於現代世界，形成了依賴的意識形態，又只是似有知又無知，占星就提供了簡單、機械而非理性的解決辦法。而占星其實又是諸種社會控制機制的部分，特別是威權機制。這樣的架構，頗具批判意義，其中論點有啟發性，但也似乎還只是假設。

二、占星「學」在臺灣的發展

臺灣的占星者推動太陽星座風潮

我們在二〇〇〇和二〇〇一年訪問了九位台灣知名的占星者。在九位我們訪談的占星者當中，只有一位在英國學習占星學，但也並不是正式入學，更沒有獲得學位或結業。G 被他

的學生說成去美國留學學過占星學，但他本人表示他去美國 AFA，即美國占星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Astrology）買書，跟那邊人談了一下，沒有參加過什麼正式的課程。G 自稱在臺灣時和美國一位女士學習占星學，但對於學習經過多避而不談。H 跟 G 學了三年，自己不喜歡唸書，就靠在 G 那裡學會的一套行走江湖。目前她有意先賺一筆錢之後，去英國學占星學。I 也是 G 的學生。後來考上大學的大陸研究所，繼續鑽研占星學。原則上這時並沒有上課，只是卻還一直跟老師接觸、借書來參考。研究所畢業後，自己唸占星方面的書。B 從小和在氣象局工作的叔父學天文，占星術大約是自學的，G 和 G 的學生強調 B 是向 G 學的。C 是 B 的學生。A 是先自修中國傳統的術數，後來在 1989 年開始學西洋占星。F 唸大三時開始對占星有興趣。一九八一年譯 Linda Goodman 出來，沒有全部譯出。F 編譯占星書籍為時甚早，影響極大，後來許多人都從他編譯的書入門。D 在 1981 年暑假買了第一本星座的書。後來都靠自修，在電台和電視都有談星座的節目。

幾乎每一個接受我們訪問等都自稱是嚴肅的占星學家，別人都是搞太陽星座搞賺錢。

在台灣有一個比較奇特的現象，就是這些在媒體上從事寫星座的，寫專欄的，那些人不算命的，就是說做太陽星座的人，他不職業，可是占星家不一樣，不職業就會停滯，就會有這種一個差異。(a)

從整個系統去看，十二星座很簡單，把人分成十二種，占星學它是每個人當成一個，你有你的出生時間，你有你的出生地點，所以你有你各人的命運，它是一個，它不能全盤一概打死，這是一個基本上的一個差別，所以占星家會認為說，星座搞壞了。(a)

還停留在像現在看到的，一週運勢啦什麼的。因為它有一個固定的規則，套公式。其實從理論上來講也不應該這麼講。(b)

星座在臺灣在我的認知中是先有星星王子十二星座大賣之後市面上的書才開始慢慢出來的。但是我還是要強調單調推廣星座是很大的風險。(c)

基本上我必須說星座在台灣的發展，到目前為止，還在騙人。那這個話是一個很可怕的行為，甚至是一個很可怕的指控。我自己在做這個工作，我怎麼可以講它在騙人。(d)

我不願意去上那個節目是因為知道你們要談的東西，我跟他講你要我談可以，可是我要談月亮星座，因為你要配對嘛；那從占星學來看，你要幫別人結婚嘛，你不能從太陽星座來看呀，那個東西不準呀，那個東西準度太低了嘛，那個東西可能在剛相處有用，之後完全沒用，要結婚，要從月亮去看。我要談月亮，你不讓我談，我就不上。那就不讓我上了。我就堅持這個部份，因為我覺得這個太重要了，你要影響人家一輩子的婚姻，這裡面不能亂來。(d)

我很清楚在這個時代需要有一些人出來說一些話，那如果我不說就是別人說，所以我決定我要說，那我也慢慢修正我的了一些方式，所以你說為什麼我好像最近出現在電視上，因為我做了很多妥協，包括你要我講每日運勢，OK，我講，在以前這是我不可能做的事情，因為我們不能把人很簡單的分十二種，但是你也必須承認這個東西會流行，必定有它的社會因素和背景。(e)

以上我們引了 a 至 e 五位受訪的占星者的七段話(a 至 e 的代號和前述 A 到 I 的代號無關)，很清楚地顯示自認是嚴肅的占星者，都非常強調講太陽十二星座是不對的，是騙人的，甚至是亂來。然而，這五位也都是在媒體上推動星座風潮的。他們不但清楚講十二星座是不對的，但自己還是在媒體上常常，甚至是天天都在談論十二星座。因為如果講求占星術，就只能談

一人一命，不可能受到閱聽大眾的歡迎，也就是說，總不能一直談名人的命，甚至談一般人的命，大家不感興趣。倒是談到這個星期什麼星座的人運勢如何，甚至談什麼星座的人性格如何如何，觀眾聽眾才有興趣。於是，單單從自居占星者而卻天天在媒體上搞太陽十二星座，就是在騙人，之所以如此，甚至大大流行，主要就是媒體和占星者合作炒作牟利。然而，更重要的是為什麼有數以萬計的人，尤其是年輕人會相信星座呢？

我們在一九九九年檢閱了大部分的報紙，發現命理或星座以及風水等專欄甚至專版大多是在一九九四年以後刊出，刊登頻率則以每週一次最多，每日刊出的多半是農民曆或簡單的星座。也有一些幾個月就停了，不久又出現另外有關命理或星座的專欄或專刊。由此，我們大致可以確定在九〇年代中期後開始流行，報紙可能有帶領風潮的作用（瞿海源，1999）。在二〇〇二年，我們再度檢閱了十八種報紙，發現自由時報每天都有半版的「命與運版」，大成報一週有三天相關版面，中國時報和民生報還維持一週一個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星座專版，中時晚報和聯合晚報在樂透獎流行後，出版樂透版，其中也常有以星座來猜明牌的。整體而言，除了自立早晚報停刊外，報紙仍然支持星座的流行（見表一）。

三、相信占星、星座態度的分析：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發現

在 1994 年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期第五次的調查中，因為看星座已開始流行，就在算命方式一小節中，納入你相信從占星、星座可以看出命運的題目。這一組題目共有六小題，題幹是「您相信命運可以從下列算命方法中看出來？」然後依序問「八字」「紫微斗數」「手、面相」「摸骨」「占星、星座」。在 1999 年進行第三期第五次調查時，這一組題目仍然交保留在問卷中，沒有做任何更改。於是我們就可以來看看在五年之間有沒有變化，進而可以深入推敲，究竟為什麼人們會相信占星和星座可以算命。

從 1994 和 1999 兩次調查的結果來看，初步可以看到在五年之間有顯著的變化。如表二所示，交叉表分析顯示，在兩年度的調查中，人們相信命運可以從占星或星座方法中看出來，有顯著的變化。相信占星或星座可以算命的從百分之二十六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七，不相信的則從百分之四十八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五。相信和不相信的都增加了。這主要是由於原來表示不知道的民眾在減少，即從百分之三十五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四。於是，大體上，相信者沒有減少，而不知道卻明顯減少。總的來說，由於一九九九年接受調查者比一九九四年多了 1974 至 1979 出生的，增加的是年輕人口，年輕人知道星座的比較多一些。也由於星座日漸流行，年紀比較大的也開始知道星座這種新的外來的算命方式。進一步的分析，發現雖然愈年輕不知道星座的愈少，例如在一九九九年二十至二十四歲的受訪者只有百分之五表示不知道，一九九四年時，有百分之十四，但是二十五歲到五十九歲，不知道的人最卻在五年間減少得最多，減少百分之十三至百分之十七，六十歲以上人口就沒有什麼變化，不知道的增加了百分之一。從這樣年齡群不同的變化可以看出來主要是星座流行，使得中年人口也開始知道星座這樣的新興事務，只是知道了卻不相信的居多數。相對於其他傳統的算命方式，不知道星座的民眾減少得也是最多的。也正是星座快速流行的證據。

再就實際算命行為來看，自陳曾以占星算過命的，一九九四年為 2.1%，一九九九年時為 1.4%。差異並不明顯。如果從去算命的原因來分析，就有很明顯的變化，而這種變化也顯示了星座的流行。除了沒有人是為了子女管教問題去占星，兩次調查都沒有一個人是為這個原因去占星算命的。為了住的問題去占星的減少為零。此外，其餘各種原因的比例都有大幅的增加。其中純粹因為好奇的，從百分之十，大幅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二，因婚姻感情問題所占星的增加得更多，下百分之十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六，其餘各種原因都增加了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二十三。相對的，其他幾種算命方式，在原因方面五年的間隔所造成的差異就小得多。於是，很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九四年，即使去占星，也不太確定為什麼原因去占星，但在五年後，去占星或看星座的人，就比較能夠明確地說出來為了什麼原因去占星。這樣的變遷，說明了占星和星座的流行，讓人更知道占星的作用。甚至也可以說有愈來愈多的入會因為婚姻感情問題或是純粹好奇去占星或看星座資訊。人們自稱因為這兩個原因而去占星或看星座的增加了三成以上。同時，為了了解自己的命運去占星等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此外因為事業、財運、流年、健康的原因的也都有明顯的增加（詳見表三）。

四、結論

Adorno 提出了一個完整的理論架構來解析一九五〇年代美國星座流行的現象，實際上也可運用到歐洲地區，乃至後來的東亞地區。他的分析可以歸納成圖一的架構。在論述上，結構性的解釋多為理論性的推論，並沒有真正的證據來加以驗證。在心理分析上，也大多不是根據個人實際的信仰，而是根據 Adorno 本身分析星座專欄所認定的。我們目前這個研究卻是企圖以實際的個人資料來加以探究，於是 Adorno 的架構應該有很大的啟示性，而我們實證的資料可以來校驗這個架構的效度。

Adorno 首先強調依賴性是人們相信占星的首要原因。占星者就設定人們有依賴的需要。在這裡，他特別指出組織的社會（organized society）強化了人的依賴性。然而，在實證上由於個人受組織影響控制而產生依賴性，進而依賴占星的論述可能是很難證實的。在我們的研究中，無法有組織性的指標，但是相信占星者年輕人居多，說是年輕人被納入組織而增強了依賴性，因而去相信占星，恐怕是沒有說服力的說法。星座在年輕人當中流行，組織性的助因可能是有的，例如學校這樣的組織可促成星座的流行，但是組織化不一定是促成依賴的原因。

「占星名家經常就在操弄人們的依賴性，有時更是過度玩弄」。在本文第二節，我們根據實際訪談，發現幾乎所有的搞星座等都強調自己是占星學者，是有紮實的占星技術的，而且非常強烈的指責其他的人搞太陽十二星座，其實每一個人又都在媒體上搞十二星座。這是挑明了自己就是要欺騙人，要利用信者的依賴性。也正如 Adorno 進一步指出的「許多相信占星術的人倒不是真的那麼相信，他們常常對自己的信仰有著一種任性和半諷刺的態度。」

Adorno 指「占星術和極權政治就聲稱有簡單的辦法提供所有的解決和答案。把複雜的機制他約為簡單而機械的推論。即使是心智正常的人也難免會接受這類幻覺」。這其中，順從威

權性格是一個很重要的中介因素。在目前我們的資料中，還沒有辦法直接證實這一點，也就是說我們沒有考慮把威權性格納入問卷來探究。但是這個論述是很有啟發性的。相信占星者就是威權性地接受一套簡單而機械式的推論。十二星座的說法是有公式可循的，只是絕大部分的信者並沒有時間及機緣去學會，搞星座的人就憑這一點套公式的能耐，加上能言善道，臨機應變的機智變成威權的權威者。在媒體炒作出若干名家之後，搞星座的就更具有強烈的威權性格，信者就愈臣服在這個威權體制下了。

「世界似乎到某個時候就會全然爆炸毀滅，個人卻無能為力。人們普遍存有命定不安的心理，占星可就以「假理性」的形式，排除人們的焦慮不安」。就台灣而言，全球性的自我毀滅陰影固然存在，但兩岸關係所造成的心理焦慮可能更直接，我們在研究中也強調結構不確定性。這樣的心理因素在我們的分析中卻被發現並不具顯著的影響。反而是個人感受到的無常、個人的不確定性及快樂與否才是影響人們相信占星的顯著因素。於是，Adorno 把理論架構拉得很開，提出重大結構因素是促成星座流行的原因，恐怕是殺雞用牛刀，講得太嚴重了。

在我們的實證研究分析中，最值得注意的發現是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上者，比較相信占星。於是 Adorno 提出似有知而實無知 (semi-erudition) 是很有意義的觀點。他認為人們以星座「這種以武斷的方式將不關聯的連接起來，現代科學知識很容易就可以將之解開，但是對一般人而言，這類科學知識還是相當奧祕。相對的，占星術這套奧祕的知識倒是容易學習，也就流行了起來。其中主要還是現代人的似有知而實無知，人們看起來有知識，卻也相當無知。現代知識工作的分工也減弱了人們整合和分析的能力。占星可就容易乘虛而入。」對照台灣民眾相信占星的情況，看起來有知識的高中以上程度者，卻是最相信占星的。他們的知識實際上是相當有限的，他們往往沒有充分的科學知識，他們不知道宇宙的奧祕，不知道一個星座有多少星星，星與星之間的距離和關係，他們也沒有充分的心理知識。而占星者就是把這兩種不相干的系統連接起來，人們沒有足夠的知識去了解，去解開。星座的說法比起生肖說要複雜一些，對高中以上程度者就有一定的吸引力，甚至也引發了他們的興趣，於是大家就玩了起來。實際上要專精星座的論述卻又不是那麼容易，一般人也沒有那樣的時間和機遇去鑽研透徹，於是那些搞星座的就幾乎成了一個新的專業。不只是知命的星座專家坐享盛名與財富，就是花了上工夫搞通星座算命的，也成了同儕團體中的小權威。這主要還是在利用人們似有知實無知的狀態。

最後，「占星可就和電影和電視的流行一樣，是一種商業剝削。占星術的意識形態和現代商業利益很容易結合。服從和順從是占星的先驗條件，這種意識形態其實已經整合威權人格的意識形態中。占星術倡導星座主導人生，如有什麼負面的狀況都可歸諸於遠方星座。也和現代的流行文化產業一樣，主要在馴服人們接受權力的現況。占星也具有妄想的特徵，和納粹和共黨運動有相似的特徵。占星流行是整體社會倒退的癥狀，顯示無意識地企圖導引而強化社會控制，本身最終是非理性的」。占星者在台灣單單靠比較嚴謹的占星術是不容易生存的，一般而言，真正占星，是一人一命的算法，是很費時間和心力的，而且市場也不是很大，真正想要占星算命的並不多。占星者在這方面的收入極為有限。然而，傳播媒體，包括印刷和電子媒體，包括報紙、電視、電台和出版社視星座流行是一個重要商機，於是在九〇年中期後，傳播媒體界就共同促成星座流行，從中獲取商業利益。在整個商業機制運轉和誘惑下，搞星座的人只要有一些條件的，如講十二星座講得滾瓜爛熟，口才好，面貌好些得了相，自然就財源滾滾。一些占星者也不諱言，爲了上媒體也會犧牲一些占星者應有的原則，如本文第二節所引述。

後記：

自從研究星座在台灣流行以來，自己閱讀了一些天文入門的書籍，大體上已經確定搞星座的都完全背離天文的常識。最後，筆者在 2003 年七月份特別向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袁旂教授詢問幾個關鍵問題。不論是占星術式講太陽十二星座的人，都相信星座和人的命運乃至性格很有關係，但是他們的理論中那些星座都是以地球為中心去建構出來的，往往他們所指稱同一星座的星星，其實在物理關係位置上有時是非常遙遠的，甚至和旁邊的星座更接近，因為他們把星星的分布看成是一個平面而不是立體的。

關於這個問題，袁旂教授的研究助理楊朝欽先生做了明確的答覆。我問他：「 a_1, a_2 屬 A 星座， b_1, b_2 屬 B 星座，事實上 a_1 與 b_1 的距離比 a_1, a_2 的距離還小。」他的回答如下：

1. 星座的劃分其實在不同的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以天蝎座(Scorpius)為例，它在 Pawnee Indian 文化裡被認作兩個星座：蝎子的長尾為 Snake，而尾巴尖端的兩顆亮星為 Two Swimming Ducks。

2. 在古代，南半球的天空以及北半球的很多暗星，因為看不見而沒有被歸類於任一星座。甚至有的星星該屬哪個星座都有爭議，如壁宿二(Alpheratz)，有人認為它屬於飛馬座(Pegasus)，也有人認為它屬於仙女座(Andromeda)，一直到 1928 年，才由國際天文聯合會(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 IAU) 訂定 88 個公定星座，而每個星星的隸屬是由嚴謹的天區劃分來決定的，不再是過去的分群的概念了。

3. 即使是如此，仍有一些少數，沒有正式定義的星群(asterism)自成一格，如飛馬座大四角(Great square of Pegasus)，有三顆來自飛馬座，有一顆來自仙女座。

4. 因此，兩顆隸屬不同星座的星星反而距離較近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即使是只看比較亮的星星，都可以在星象圖上找到。但是在神話(mythology) 裡，這些例子反而成為了許多人物角色關係著墨的根據。

近年來法國記者雷爾創立的雷爾教傳入台灣，雷爾宣稱人類是來自一光年之處的外星人所創造。可能他們認為一個光年已經是很遠的地方了，然而離太陽系最近的星球就有 4.27 個光年。離開地球一個光年處到底有什麼星球呢？

袁旂教授回答稱「最近的星是 Proxima Centauri, $\pi=0.763$, 距離 $=1/\pi=1.31$ pc=4.27 ly.，你查的數據是對的。那些講外星人的都是胡說八道的。」我再進一步問「在太陽系和 Proxima Centauri 之間是否是全空的，沒有任何星球或行星？或離地球一光年處有行星或星球嗎？」，楊朝欽先生回答：

太陽系和 Proxima Centauri 之間可以說是什麼都沒有，只存在一些氣體，但是其氣壓甚至比實驗室裡所能做到最好的真空環境還要稀薄。既然 Proxima Centauri 是距我們最近的恆星，在 4.2 光年內的範圍內沒有其它星球存在。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一光年遠處有行星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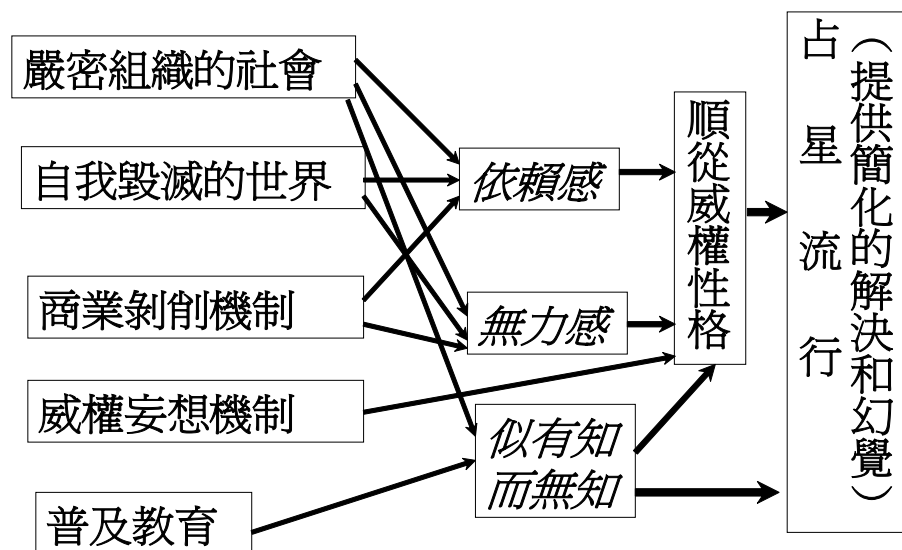
Proxima Centauri 一般稱之為半人馬座毗鄰星。

我忍不住向雷爾教會在台灣的會長說距離地球一個光年處，天文學上的證據顯示沒有任何星星，他回答說：「外星人不願透露其星球的正確位置，因為他們認為地球人還很具攻擊心。一光年的位置有沒有星球，很難說。或許我們未知。很久以前，雷爾說太陽系不只

九大行星大家質疑，後來果然發現新星球。我們現在對空間距離也有誤解，光在空間中飛行非等速移動的。因為個處的空間成份不同，所以光並非等速移動。光年的距離，沒我們想的那麼遠。」信仰都人的思想影響之大，由此可見一斑。

如果以 Adorno 的 semi-erudition 觀念來看，可能不只是似有知所實無知，而是拒絕知識乃至扭曲知識了。

圖一、Adorno 對占星的研究與解釋



表一、報紙星象專欄一覽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4 月 22 日	4 月 23 日	4 月 24 日	4 月 25 日	4 月 26 日	4 月 27 日
大成報	14 版 1/4	19 版 1/4 面			19 版 1/4 面 樂透開喜	
中時晚報	樂透版 1/4 面			樂透版 1/4 面		18 版 2/3 面 本週星座
中國時報	36 版 1/4 面 星座運勢					
民生報						a16 版 1/2 面 週末水晶球
自由時報	56 版 1/2 面 命與運版	56 版 1/2 面 命與運版	56 版 1/2 面 命與運版	56 版 1/2 面 命與運版	56 版 1/2 面 命與運版	56 版 1/2 面 命與運版
臺灣日報						20 版 1/2 面
臺灣時報	24 版 1/4 面					

共計有 18 種報紙，其中聯合報、聯合晚報、台灣新生報、台灣新聞報、台灣立報、經濟日報、青年日報、民眾日報、中華日報、中央日報、工商時報均無有關星座的專欄或版面。

有些命理專欄大多與時下樂透彩有相關，另外也有部分命理專欄包括了五行術數、靈數、愛爾蘭靈數等中西混雜的作法。

表二、台灣民眾對各類算命方式相信的程度（1994，1999）

		1994		1995				1994		1999	
		n	%	n	%			n	%	n	%
八字	很相信	262	14	215	11	摸骨	很相信	65	4	56	3
	有點相信	830	45	887	46		有點相信	485	26	426	22
$\chi^2=32.35$	不太相信	350	19	421	22	$\chi^2=51.29$	不太相信	457	25	601	31
P<.001	很不相信	178	10	233	12	P<.001	很不相信	252	14	352	18
	不知道	242	13	169	9		不知道	603	33	490	25
紫微斗數	很相信	132	7	132	7	占星星座	很相信	44	2	40	2
	有點相信	635	34	722	38		有點相信	439	24	485	25
$\chi^2=31.00$	不太相信	357	19	431	22	$\chi^2=64.37$	不太相信	447	24	567	30
P<.001	很不相信	199	11	268	14	P<.001	很不相信	261	14	358	19
	不知道	539	29	372	19		不知道	670	35	475	24
手、面相	很相信	162	9	137	7						
	有點相信	805	43	853	44						
$\chi^2=31.03$	不太相信	388	21	435	23						
P<.001	很不相信	184	10	261	14						
	不知道	323	17	239	13						

表三、採用不同算命方式的原因

	八字		紫微斗數		手、面相		摸骨		占星	
	1994	1999	1994	1999	1994	1999	1994	1999	1994	1999
管教	3	5	5	4	5	5	3	0	0	0
考試	7	7	14	10	8	11	6	8	8	19
財運	14	18	19	15	14	21	11	17	13	23
事業	33	32	38	42	31	36	22	38	15	31
婚姻	21	26	22	27	22	27	11	33	10	46
健康	15	14	17	14	13	13	13	8	15	23
住	6	3	8	3	4	3	2	4	5	0
流年	18	19	24	18	15	17	8	25	10	27
了解己命	37	32	43	29	41	33	30	38	23	46
好奇	18	23	29	31	24	32	11	33	10	42
N	291	296	190	204	157	144	64	24	39	26
%	15.6	15.4	10.2	10.6	8.4	7.5	3.4	1.2	2.1	1.4

參考書目：

Adorno, Theodor

1974(1994) *The Stars Down to Earth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Irrational in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Bastedo, Ralph W.

1978 “An empirical test of popular astrology,” *Skeptical-Inquirer* 3(1):17-38.

Bok, Bart J. et al

1975 “Objections to astrology: a statement by 186 leading scientists,” *the Humanist* 35(5):4-6.

Cornelius, Geoffrey

1994 *Astrology for Beginners*. 中譯本 丁致良譯 1996 立緒出版

Dean, Geoffrey A., Kelly, I.W., Totton, James, and D. H. Saklofske

1985 “The guardian astrology study: a critique and reanalysis,” *Skeptical Inquirer* 9(4):327-338.

Evans, William

1995 “Divining the social order: class, gender, and magazine astrology column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3(2):389-400.

Feher, Shoshanah

1992 “Who looks to the stars? Astrology and its constituency,”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31(1):88-93.

Fourie, David P.

1984 “Self-attribution theory and the sun sig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2(1):121-126.

Gauquelin, Michel

1982 “Zodiac and personality: an empirical study,” *Skeptical Inquirer* 6(3):57-65. Glick, Peter and Mark Snyder

1985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the psychology of belief in astrology,” *Humanist* 46(3):20-25.

Jerome, Lawrence E.

1975 "Astrology: magic or science?" *Humanist* 35(5):10-16.

Kaariainen, Kimmo

1998 "Religiousness in Russia after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Social Compass* 46(1):35-46.

Koptas, Grazyna and Wieslaw Wisiniewski

1987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Poland,"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14(3):118-132.

Maddox, John

1994 "Defending science against anti-science," *Nature* 368:185.

McCoy, Robert W.

1985 "Phrenology and popular gullibility," *Skeptical Inquirer* 9(3):261-268.

Mermin, N. David

1997 "Abandoning preconceptions: reply to Bloor and Barne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8(4):641-647.

Nature

1994 3.17:185

2001 News in brief, 411:406-407.

Nederman, Cary J. and James Wray Goulding

1981 "Popular occultism and critical social theory: exploring some themes in Adorno's critique of astrology and the occult," *Sociological Analysis* 42(4):325-332

Russell, James and Graham F. Wagstaff

1982 "Extraversion, neuroticism and time of birth,"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2(1):27-31.

Saklofske, D. H., Kelly, I.W. and D. W. McKerracher

1982 "An empirical study of personality and astrological factors," *Journal of Psychology* 110(2):275-280.

Westrum, Ron

- 1976 “Scientists as experts: observation on ‘objections to astrology’,” *Zetetic* 1(1):34-36
Wuthnow, Robert
- 1976 “Astrology and marginality,”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5(2):157-168.
Zeidner, Moshe and Benjamin Beit-Hallahmi
- 1987 “Sex, ethnic, and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parareligious beliefs among Israeli adolescent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8(3):333-343.

宋文里、李亦園

- 1988 個人宗教性：台灣地區宗教信仰的另一種觀察，*清華學報* 第18卷第1期，頁113-139。

瞿海源

- 1993** 術數、巫術與宗教行為的變遷與變異，*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 3(2): 125-147
- 1994**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期第五次執行報告。
- 1999 術數流行與社會變遷，*台灣社會學刊* 22：1-45。
- 2001 解嚴、宗教自由、與宗教發展，刊於威權體制的變遷-解嚴後的臺灣，頁249-276，中央研究院臺灣研究推動委員會主編、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出版。